

苏联当代文学丛书

SULIANDANGDAI
WENXUE CONGSHU



自 杀？

〔苏〕B·普罗宁 著
孙厚惠 译

自 杀？

〔苏〕维·普罗宁 著

孙 厚 惠 译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ВИКТОР ПРОНИН
САМОУБИЙСТВО

АЛЬБЕРТ ЛИХАНОВ
ПРЕСТУПНИЦА

*

自 杀

〔苏〕维·普罗宁 著
孙 厚 惠 译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◆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6印张 135,000字
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48,700册
统一书号：10091·1048 定价：0.95元

目 次

自杀? 维·普罗宁 著 (1)

女犯 阿·利哈诺夫 著 (129)

新的一天开始了，事事都不称心。隔壁锅炉房一大早就嗷嗷地叫，搞不清是怎么回事，是热量和蒸汽太足了呢，还是司炉人手少照顾不过来。腾腾蒸汽笼罩着锅炉房，连它的轮廓都分辨不出来了。响声尖厉刺耳，仿佛近前有两架喷气式飞机在腾空而起似的。叫声持续了十分钟，十五分钟，一直没有停，简直没法安睡了。杰明被这叫声弄得心神不宁，烦躁起来，干脆从床上爬起来。他光着脚，啪嗒啪嗒地踩着漆布地板走进隔壁房间，摸索着打开电灯开关。房间顿时亮堂堂的，他想看看寒暑表，便朝窗子走过去，见水银柱停在零度上下。室外窗台上，落了一层湿润的白雪。鹅毛般的雪花扑打在玻璃窗上，顺势滑下。楼下的柏油马路上，清晰地印着早晨行路人稀稀落落的足迹。

杰明打开通气窗，一股湿润的冷空气涌了进来，他冷得蜷缩了一下身子。锅炉房还是那样地喧闹。他望着腾腾的汽团，虽然面部厌恶的表情消失了，可是仍然显得颇为沮丧。

“唉，这算没个完了，”他无可奈何地喃喃自语。说罢，走进洗漱间去刮脸修面。

“饺子在电冰箱里，”妻子睡意朦胧地闭着眼睛说。

“哈！在电冰箱里……没在衣柜里……”

“抱安卡撒尿，要不会尿床的。”

“这就抱，也不是没抱过……”

唉，今天一开始就不顺遂，总出差错。杰明放小女儿坐在便盆上，可是却忘了给她脱短裤，而当他想起来的时候，为时已晚。孩子尿完，坐在便盆上又睡着了，于是他又把女儿抱回小床上躺下。随后，他进了洗漱间，在刀架上安了把新刀片，不慎又刮破了脸。接着吃饺子，热汤又烫坏了上牙膛。下楼的时候，他用舌头舔着上颚，想拽下烫坏的薄皮。

来到了大街上，杰明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——总算离开了机器隆隆的锅炉房。这时候他能够听到从房顶流下的雪水滴答作响，听到远在三公里外奔驰的电气列车的鸣叫，听到自己的呼吸声。他决定徒步走到车站，但没等他走出几步远，打远处驰来一辆讨厌的载重汽车，溅了他一身脏雪。这时，杰明不但一声没吭，反倒心安理得起来。

“明白了，”他自言自语地说。“懂了，这是预兆，说明今天有情况……感谢你发出的警告。”

一上站台，好运气就来了。电车停下来，车门正好对着他。车厢门一开，他就上了车，找了一个靠窗户的空位。窗外大雪纷飞，潮湿的雪片顺着玻璃滑落下去。电车风驰电掣般地向前一站驶去。坐在车厢里，就能够感到冰雪融化的气息，嗅到树皮和其他一些难以捉摸的大自然的气味——这一切明白无误地向人们预示着：春天来啦，天气很快就要转暖了。从昏暗的车厢向外望去，田野、小树林、道路一闪而过。道口停着许多汽车在等着通过。电气列车进入市区后，杰明懒洋洋地左顾右盼，一会儿瞧着站台上打湿了衣服的人们，一会儿望着晨起人家明亮的窗户，一会儿看着路上、汽车站上、铁路站台上闪烁的灯光……

杰明走近检察院机关大楼，走廊上一排窗户依然黑洞洞

的。他马上意识到，今天他是第一个到机关的。走廊两侧是一间间侦查员的小办公室。咦，处长办公室的窗子怎么亮着呢？！

“他这是来干什么？”杰明心里嘀咕着。“也是叫锅炉房吵醒的？”他暗暗开着玩笑，但是心理上的警觉感并没有消失。他抓住因年久陈腐而变得松动了的金属把手，推动沉重的楼门时，感到上霜的把手冰凉刺骨。前厅的昏暗灯光和七扭八歪的木栏杆也尽收眼底。修一修花不了几个钱，也费不了多大工夫，可是却没有人理会这些。

“你好！”杰明从值班员身旁走过时，嘴里含糊不清地说。值班员这时候正坐在玻璃窗后打电话。

“等一下！”值班员喊道。“请立刻到侦查处长那里去一趟！”

“果然是……”杰明忧虑地拱着背，两手插在湿透的外套衣兜里，顺着狭长的走廊不紧不慢地走去。处长办公室在走廊的尽头，他经过自己的小办公室时，不无遗憾地斜眼看了一下钉在门上的门牌号码。“没错儿，零度日嘛，准有事儿。”杰明满有把握地想着，果决地敲起罗日诺夫办公室的门。

“是谁呀？请进吧！”处长已经谢顶了，红红的脸庞，身体有些发胖，心地善良、温厚。“噢，杰明，真没想到，今天是你第一个来！”

“零度日，准有事，伊凡·康斯坦丁诺维奇。”杰明叹了口气，便在暖气片旁的椅子上坐下，连外衣也没有脱。

“胡说八道，”罗日诺夫摆摆他那肥厚的大手说道。“什么零度日？工作天天有。我们要常备不懈，对吧？要常备不懈，是吗？”

“是要常备不懈，”杰明闷闷不乐地附和说。他用手揩

干脸上融化的雪水，接着问道：“出什么事啦？”

“啊，”罗日诺夫漫不经心地说，“普通案件。一个姑娘跳楼啦。在送往医院的急救车上，半途死去了。”

“是个年轻姑娘？”

“唉，死得真快！这是地址……她叫娜塔莎·谢利瓦诺娃。”

“果然，是个零度日……她是怎么坠下楼的？现在不是夏天，一般不开窗子，再说也不是开窗通风的时候啊……”

“出事之后，派出所民警在几分钟内就到了现场。同她住一套房的居民一无所知。听我说，别打岔……是的，一无所知，也许是故意装作一无所知。是公共住宅，他们这套住三家。她的房间锁着。”

“从里边锁的吗？”

“对，从里边锁的。叫醒了其余两家住户，找来了旁证人，把门撬开了……窗户大敞着，房间里很冷，窗台上有雪，……”

“几楼？”杰明问道。

“五楼。不过是老式房子。房间三米高……就是说，五楼是足以摔死人的了……汽车在院子里。两名侦查员和一名摄影师在车上等你。恐怕他们在猜测会派谁去呢，我相信，他们谁也不会想到是你！”罗日诺夫洋洋自得地笑起来。

“法医呢？”

“要法医有什么用？要知道死者已经不在现场了。不过你不必担心，只要法医一来，我就派他到停尸房去。他会做出结论的。不过，瓦利亚，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性是自杀。原因不外是得了什么病，或者爱上了谁，再不就是有谁爱上了她……一时想不通，就寻了短见！不过，你要是发现有什么问

题，可以马上立案，追究刑事责任，明白吗？要在今天查清。不许拖，明白吗？”

“明白，”杰明说着站起来，拽了拽头上的贝雷帽。

杰明走出机关大楼时，雪下得更大了。他没有立刻走下台阶，不由自主地在混凝土挑檐下停留了几秒钟。轿车紧挨台阶停着。风挡玻璃上落满了白雪，然而，司机没有打开雨刷很可能是为了保持与世隔绝的安乐窝的静谧。

“你们好！”杰明一边钻进轿车挨司机坐下，一边匆匆问候。

“你好！”摄影师热情地回答。他是个身材修长的年轻人，全然不顾上下级的种种规定，不论是对值班班长还是对检察员，一律亲切地问候致意。“我们几个正左猜右想——会派谁来，”摄影师喋喋不休地说，“可是，瓦利卡，谁都没猜到你的头上……我们万万想不到，你会糊里糊涂地来这么早。”

“零度日嘛，伙计们，没有办法……这是地址……”杰明让司机看看纸条。“谢维尔路。知道吗？”

司机匆匆扫了一眼地址，默默地点了点头，发动了汽车。

“出什么事啦，瓦连京·谢尔盖耶维奇？”脸色绯红的矮个子侦查员问道。每次出发执行任务，他总是显得十分紧张激动，甚至每天早晨醒来时，他也总是觉得心怦怦直跳。

“听说有个女孩子从窗户上跳下楼去了。”

“听谁说的？”

“领导说的。”

“那么说，这不是一般的听说，而是确切的情报。”另

一个侦查员颇为不满地脱口说道。

“也可以这么说，”杰明冷淡地附和说。接着，他转向司机说：“沃洛佳，瞧这鬼天气！”

“不能再糟了！今天路上得损坏多少东西，撞坏多少辆汽车，撞伤多少好人啊……”

“别说啦，沃洛佳，”杰明平心静气地阻止说。“人家会计算的，用不着咱们操心。”

这是十月革命前建筑的老式出租公寓楼。五层楼足比得上现在的七层楼高。“积雪少了些，真可惜，雪给刮跑了，”杰明目测着房屋的高度，心里想道。“要是楼下有雪堆……”庭院的格调同房子差不了多少，显得又高又挤，四周阴沉沉的红砖楼房一栋挨着一栋。

“怎么样，”摄影师问，“可以开始吗？”

杰明沉思地看了看他，发现他没戴帽子，头上落着雪花，嘴角漫不经心地衔着香烟，身穿短大衣，敞着怀，一架照相机在腹部摇来晃去。杰明心想：“真是典型的骑兵风度，总是那么轻松愉快、潇洒，总是随时准备进击……”

“开始吧，”他说。

“从哪儿开始好呢？”

“我这也在考虑该从何处下手。我还以为你知道呢。”杰明嘿嘿一笑，“好啦，派出所民警来了，他会把有关情况介绍给我们，告诉我们该做什么。斯拉维克，你要好好听他介绍。总之，我劝你要留心听，他们最了解情况。你好，盖纳！”杰明向走到跟前的派出所民警打招呼。

“啊，瓦利亚！太好啦，是你来了……小伙子们，你们好！看到五楼上的窗子了吗？左数第三个，看到了吗？”

“挂窗帘的吗？”

“对，最漂亮的……她就摔在那儿，我摆了两块砖。噢，砖上面已经附了薄薄一层雪。侧立着的那块，是她的头部位置……”

大家走到砖头跟前，两砖相距约一米半左右。人们沉默不语，谁都不想开口，仿佛女孩子依然躺在这沥青路面上似的。为了让砖在雪地上更突出一些，摄影师弯下身子，把两块砖调了个儿。然后他走开，厌恶地抖抖两手。突然，他那悠闲自得的派头象给一阵风吹跑了似的，不见了，——原来他发现，从他方才在雪地上踩出的脚印处渗出了鲜红的血。

“是，这是鲜血，”派出所民警安然地解释说，“没来得及清扫。主要是我没让打扫。没关系，侦查员都没有这种洁癖。”

“盖纳，她摔的离墙可真够远的，”杰明说。

“是够远的。我也考虑过这点。你要知道，瓦利亚，似乎有人从后边把她推下楼，或者威逼过她……不过，她也可能是自己一蹦跳下来的。”

“可能，”杰明疑惑地说。

“我跑来的时候，这里的人还都在睡觉。”

“也许他们是在装睡，”那个面颊红润的侦查员插话说。

“他们开锁，拨动门闩鼻，摘门销……我曾想，我会急死在门外的。”

“这么说，外人是不能进去的？”杰明问。

“没有主人帮忙休想进去！一套公共住宅，住三户人家。不仅他们的公用门上锁，里边所有的门也都上了锁，锁得严严实实！是一套公共住宅。”派出所民警又说了一遍，

似乎这说明了一切。“谢利瓦诺娃住一间房子，另一间住着一位老太婆，再一间住着两个年轻人。他们是兄弟俩，三十岁上下，单身汉。”

“那谢利瓦诺娃多大岁数？”

“二十岁上下。你想得对，两兄弟无疑对她感兴趣……这是毫无疑问的。”

“当时兄弟俩都在家吗？”

“在家，他们正要去上班。因为还没醒酒，所以动作不太灵便。老太婆给开的门。叫苏塔丽希娜，这是她的姓。兄弟俩姓佩列索洛夫。”

“开始是怎么发现的？”

“是女清洁工发现的。天刚蒙蒙亮的时候，女清洁工出来清扫院子，发现了她。当时她还活着。女清洁工马上跑来找我。天还早，院子空荡荡的，没有人影，所以差不多没有谁看到什么。只是当救护车开来的时候，才聚起了五、六个人。不过，他们当不了见证人，因为他们都是在汽车到这以后才走过来的……”

“当时谢利瓦诺娃的屋门锁着吗？”

“是的。从里边锁的。没错，这你不必怀疑。锁上有那个个镀镍的小钮，往下一按，锁就卡住了，从外面是开不了的。明白吗？正是这样，小钮按下去了。”

“不能从窗子上爬进去吗？”

“你自己去看吧，”派出所民警嘿嘿笑道。“是佩列索洛夫兄弟俩帮我把门砸开的。屋子里井然有序，被褥没有铺开，好象女主人没有躺下睡觉，你知道吗？被褥虽然没有铺开，但却压皱了。有许多烟蒂和一瓶酒。出这种事，往往缺不了酒。这次见到的竟是威士忌。”

“那兄弟俩上班去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我把他们留在家里了，损失由我们负担。我考虑，或许有用到他们之处。你给他们出个证明，行吗？”

“行。房间查封了吗？”

“瓦利亚，你把我看成傻瓜了吧？”

“你把他们留在家里，他们态度怎么样？”

“我看他们挺高兴。看得出，哥儿俩酒喝得过量了，正头疼的要命呢！”

“那好，咱们走吧。还有，请把女清洁工、钳工或别的什么人找来几个……需要有见证人。侦查员少了见证人，象背囊缺了皮带一样。”

“瞧，他们都在……我早把他们找来了。”

“啊，真有你的，盖纳！”杰明微微一笑，赞许地说，露出一口参差不齐但坚实洁白的牙齿。说完，他两手深插在大衣兜里，第一个离开了拱门。杰明身材修长，稍稍有点驼背，头戴那顶全检察院都熟悉的贝雷帽，脚登一双后跟笨重的皮鞋，穿一条瘦腿裤子。他讨厌肥腿裤子，固执地盼着瘦腿裤子再度时兴起来。

门是苏塔丽希娜开的。她见来人中有派出所民警，便转过身，迈着又快又碎的步子顺着黑洞洞的走廊朝自己的房间走去。

“请等一等！”杰明叫住她。

苏塔丽希娜站住了，但是却没转过身来，只是扭过头来朝大家瞥了一眼。

“请原谅，”杰明走到她身旁说，“您在这儿住？”

“怎么的？”在这句非问非答的话语里，流露出明显的戒

备，又似充满着敌对的情绪。老太婆系一条油污的围裙，连衣裙的袖子很短，露出青筋嶙嶙的手臂，穿一双漆布面的拖鞋，发髻挽在后脑勺上……

老太婆依然板着面孔。杰明心想：这场谈话会很困难。落泊之人往往不喜欢同陌生人交谈，不喜欢讲自己的事，总是想方设法尽快摆脱外人的注意，逃避他人的视线。住在公共住宅的一般住户都缺乏主人翁感，人人把自己和邻居看做是临时的宿客，相互提防，相互戒备。当然，这套住宅也不例外……。走廊里，堆满大小箱柜、破旧的绷床以及屋子里摆不下而又舍不得扔掉的东西；在一根挂满油烟的长电线上，悬吊着一只小电灯泡，开关从座巢里脱出，在电线上吊着；门扇七扭八歪，上面的油漆干硬龟裂，加着一道道门臼……

“女孩子住在哪间屋子？”杰明问道。

“这间，”苏塔丽希娜看也不看地朝高高的双扇门点了点头，说完便向漆黑的走廊里急急走去。

“苏塔丽希娜公民！”民警大声而又威严地说。在这里，可能谁都不敢用这种下达命令的声调讲话。苏塔丽希娜不仅停住了脚步，而且她还挺直了身子，顺从地把脸转向大家。“这位同志要找您谈谈，”民警继续用洪亮的声音说。

“他要问问您有关您的邻居娜塔利娅·谢利瓦诺娃死的情况。您听懂了吗？”

“这有什么不懂的……都听得懂。问题嘛……有什么不可回答的，我回答……”苏塔丽希娜做了个请的手势。意思是说，既然有这个必要，那就请吧。

杰明转身对两个侦查员说：“小伙子们，你们要特别注意：她家来没来过客人？再有，自然也要留心电话号码、地

址、往来信件等等。见证人在这里吗？在，很好。”

杰明等着民警开门。门开开后，他跟着进了屋，环视了四周。除了清晨砸门时留下的一些碎木片外，房间里一点也不显得凌乱，一切都很整齐。沙发床上蒙着一条厚床单，光滑的桌子上摆着一瓶启开的威士忌，窗户上悬挂着厚实的窗帘，地板上铺着红色的人造毛地毯。

“瓦利亚，安乐窝收拾得不错吧？”派出所民警说。

“是的，的确不错，”杰明附和说。“好吧，小伙子们，你们辛苦啦，我去找女邻居聊聊。”

苏塔丽希娜站在屋子中间，六神无主地望着杰明。她的整个神态象是在说：好吧，你不是要进来，想瞧瞧我是怎么生活的嘛，那就请瞧吧。四柱带镀镍圆球的旧床上，放着匆忙叠起的破旧被子；木头镜框里镶着许多照片；桌子上蒙着已经破损的褪色漆布……这一切都说明她生活贫困、孤寂甚至无依无靠。

“既然进了屋，那就走过来吧，”苏塔丽希娜说道，脸上露出不自然的微笑。“别在门口站着啦……”她拽下一条毛巾，擦了擦小凳子，把它挪到杰明跟前。他坐下，又朝四下看看。苏塔丽希娜的眼睛不由自主地跟着他的视线。“日子过的不宽裕，可是并不想叫苦，”她刚毅地说。“您要了解什么？”

“您自己知道……您的女邻居从窗户上跳下去了。我想了解：是她自己跳的呢，还是有人把她推下去的？”

“这我可不知道。”苏塔丽希娜两眼顿时红了起来，显得非常难过。“这姑娘待人和气，聪明伶俐，长得漂亮……父母为她租下这间房子。她在上大学，学的是外语。父母

住在沃罗涅日……早晨我已经拍了电报……”

“她在这里住很久了吗？”

“两年多了……她一上大学，就搬到了这里。”

“她昨天回来得很晚吗？”

“不算早……天已经黑了。约摸九点来钟。”

“她总是在家过夜吗？”

“唉呀，这我可说不好……”

“这么说，不总在家喽？”杰明更明确地问。

“不总在家，”苏塔丽希娜悲戚地附和说。“自然喽，如果我是她的妈妈，我会严加盘问她的，可我是个邻居，那就不便了。不过，我看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在女友家玩晚了，干吗非得穿越全城回家呢。每逢她不回来睡的时候，她也总是打电话来，事先告诉是怎么回事：‘尊敬的薇拉·阿法纳西耶芙娜，今天不要等我啦。’她学的不错，常把她的分数册拿给我看，都是五分、四分、三分，一次二分也没有。课外活动还得过学校的奖状……”

“这样，”杰明说，“那您近来没发觉娜塔莎有什么异常迹象吗？”

“对，她是有些变了……”苏塔丽希娜表示同意说。

“大约在三个月前……您想，有一天，”说到这，苏塔丽希娜压低了声音，仿佛要讲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似的，“有一天我甚至闻到她身上有一股酒味。那一天她兴冲冲地回来了，说个没完没了，什么都扯，颠三倒四，也不管别人是不是想听。她说，她参加一个女友的命名日去了。我问她：有男孩子吗？她说有。她微微一笑。笑得很不自然，好象想到什么坏的事情上去了。”

杰明注意地看了看老妇人悲痛的含着泪水的眼睛，他在

心中责骂自己——万万没想到竟错看了人！他方才进屋时还盘算着该如何同这位孤僻的、牢骚满腹的老太婆交谈，而这会儿同她一谈才知道，原来这是一位命运不济但却非常关怀他人的老人。她的眼力真不错呀，注意到了姑娘回来时比往常高兴，说个没完，笑得很不自然，好象想起了什么坏的事情……

“有小伙子到她这来吗？”

苏塔丽希娜飞快地瞥了杰明一眼，然后垂下眼帘，沉默不语，不住地往手指上缠着围裙的绦带。

“大概有……有一次我到她的房间来，看到桌子上有张照片……是个小伙子。年纪轻轻的，长得挺瘦。是个招人喜欢的年轻人，看得出，是个热爱生活的人……我憋不住，到底问了她……不过，看来娜塔莎对我的问话挺不高兴，她没有理睬我。她可是没有说什么不好听的……不，只是装作没有听见罢了。”

“那您的……这两个邻居，佩列索洛夫呢？他们待她怎么样？”

“怎么说呢……佩列索洛夫兄弟俩，平平常常。他们是另一种人。都是不坏的小伙子，不偷不摸，不狂饮，不打架斗殴，有求必应……兄弟俩相依为命，互敬互爱，从来没打过架或拌过嘴。可是，他们好象对生活没有兴趣似的。没有什么抱负。赚钱、吃饭、喝酒、闹闹、唱唱、嘻嘻哈哈一通——如此这般。而待娜塔莎……不，他们没有欺负过她，逢年过节还送些小礼物。譬如说新年，或者妇女节。就是喝了酒，也不忘记把礼物送过去。”

“什么礼物？”杰明想起了威士忌，随口问道。

“天啊，他们能有什么贵重礼物……糖果、鲜花、玩具